

特56

3

大日本教育會館			
五	四	三	二
○	號	架	函
册			

史記評林

第二卷

史記評林目錄

卷之六

順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交付

漢

周史記

令

龍

門

司馬遷

著

宋

中

鄒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解

唐

朝

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

諸

上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帝紀十二卷

索隱曰紀帝王之事故法天之歲是太歲皆十二年一周天也

年表十卷

索隱曰法天之剛柔十日以紀時也

八書八卷

索隱曰法時有節以成歲也

世家三十卷

索隱曰法三十日而成月故曰三十幅共一轂亦其意也

列傳七十卷

索隱曰七十卷法八臣七十而致仕也

以上共一百三十篇

索隱曰百三十篇象閏餘成歲也

第一卷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

帝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第二卷

夏本紀第二

第三卷

殷本紀第三

第四卷

周本紀第四

第五卷

秦本紀第五

第六卷

始皇本紀第六

始皇帝 二世皇帝

第七卷

項羽本紀第七

第八卷

漢高祖本紀第八

第九卷

呂后本紀第九

第十卷

孝文本紀第十

第十一卷

孝景本紀第十一 褚少孫補

第十二卷

孝武本紀第十二 褚少孫取封禪書補

第十三卷

三代世表第一

第十四卷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第十五卷

六國年表第三

第十六卷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第十七卷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第十八卷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第十九卷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第二十卷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第二十一卷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第二十二卷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缺
褚少孫補

第二十三卷

禮書第一缺
取荀子禮論補

第二十四卷

樂書第二缺
取樂記補

第二十五卷

律書第三缺
褚少孫補

第二十六卷

曆書第四缺
褚少孫補

第二十七卷

天官書第五

第二十八卷

封禪書第六

第二十九卷

河渠書第七

第三十卷

平準書第八

第三十一卷

吳太伯世家第一

第三十二卷

齊太公世家第二

第三十三卷

魯周公世家第三

第三十四卷

燕召公世家第四

第三十五卷

管蔡世家第五

管

蔡

曹

第三十六卷

陳杞世家第六

陳

杞

第三十七卷

衛康叔世家第七

第三十八卷

宋微子世家第八

第三十九卷

晉世家第九

第四十卷

楚世家第十

第四十一卷

越世家第十一

范蠡 附

第四十二卷

鄭世家第十二

第四十三卷

趙世家第十三

第四十四卷

魏世家第十四

第四十五卷

韓世家第十五

第四十六卷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第四十七卷

孔子世家第十七

第四十八卷

陳涉世家第十八

第四十九卷

外戚世家第十九

呂太后 薄太后 竇太后

王太后 衛皇后 陳皇后以下附

李夫人 邢夫人 尹婕妤以下續 鈎弋夫人

第五十卷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一

楚元王交 趙王遂

第五十一卷

荆燕世家第二十二

荆王賈 燕王澤

第五十二卷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三

第五十三卷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第五十四卷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第五十五卷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第五十六卷

王陵 附

第五十七卷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條侯 附

第五十八卷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 濟川王明

濟東王彭離 山陽哀王定 濟陰哀王不識

第五十九卷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河間獻王德 臨川哀王闕于

臨川閔王榮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真定王平

第六十卷

三王世家第三十 缺 褚少孫補

齊王閔 燕王旦 廣陵王胥

第六十一卷

伯夷列傳第一

第六十二卷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 晏嬰

第六十三卷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第六十四卷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第六十五卷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第六十六卷

伍子胥列傳第六

第六十七卷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第六十八卷

商君列傳第八

第六十九卷

蘇秦列傳第九

蘇代以下附

蘇厲

第七十卷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

陳軫

公孫衍

第七十一卷

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樛里子

甘茂

甘羅

第七十二卷

穰侯列傳第十二

第七十三卷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第七十四卷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子

騶衍 附

淳于髡

慎到

騶奭

荀卿

第七十五卷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馮驩 附

第七十六卷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第七十七卷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第七十八卷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第七十九卷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第八十卷

樂毅列傳第二十

第八十一卷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趙括 附

李牧

第八十二卷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王蠋 附

第八十三卷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第八十四卷

屈原賈誼列傳第二十四

第八十五卷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第八十六卷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

專諸

豫讓

聶政

荊軻

第八十七卷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第八十八卷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毅 附

第八十九卷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卷之九十九
張敖 附
三十九 傳列舍

第九十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第九十一卷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第九十二卷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第九十三卷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

盧綰

陳豨

第九十四卷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榮 田橫 以下附

第九十五卷

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樊噲

鄴商

夏侯嬰

灌嬰

第九十六卷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蒼

周昌

周苛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韋賢以下續 黃霸

魏相 韋玄成

丙吉 匡衡

第九十七卷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第九十八卷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缺褚少孫補

傳寬

靳歙

周緤

第九十九卷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第一百卷

季布欒布列傳第十四

第一百一卷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鄧公附

第一百二卷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釋之

馮唐

第一百三卷

萬石君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

石建附
石慶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叔

第一百四卷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仁 附
任安 續

第一百五卷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第一百六卷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第一百七卷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

武安侯

灌夫

第一百八卷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第一百九卷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陵 附

第一百十卷

匈奴列傳第五十

第一百一十一卷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騫

李蔡

曹襄

韓說

郭昌

趙食其

荀彘

路博德

趙破奴

第一百十二卷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公孫弘

主父偃

徐樂以下附嚴安

第一百十三卷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他

蒼梧王趙光

第一百十四卷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第一百十五卷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第一百十六卷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第一百十七卷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第一百十八卷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第一百十九卷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孫叔敖

鄭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第一百二十卷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

鄭當時

第一百二十一卷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申公

轅固生

韓生

伏生

董仲舒

胡毋生

瑕丘江生附

第一百二十二卷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鄧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減宣

杜周

第一百二十三卷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

烏孫

康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

條枝

大夏

第一百二十四卷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魯朱家

劇孟 附

郭解

第一百二十五卷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第一百二十六卷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東方朔以下續王先生
東郭先生 西門豹

第一百二十七卷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第一百二十八卷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褚少孫補

第一百二十九卷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范蠡

計然

子貢

白圭

倚頓

烏氏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刁間

師史

任氏

第一百三十卷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評林目錄終

讀史總評

鄭樵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紉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

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踖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

晁無咎曰。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予謂不然。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書。有所激而為此言耳。非其心之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如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羣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採。卒陷腐刑。

其進姦雄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歿于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夫廉頗酈食其。皆功十而過一者也。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夫秦伯子。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荷

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伯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郟。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幾乎其間。是以絕而奔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不免乎絕與奔。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葉盛曰。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實祖于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

為文中之雄。

李清臣曰。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愈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也。

又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為多。故其用意遠。

呂祖謙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黃震曰。堯舜三代之事。可為萬世法者。孔子于定書備矣。東遷而後之事。可為萬世戒者。又約之而作春秋矣。太史公取孔子已弃而不載者。復為史記。殆不過博聞於義理。無責然太史生長於黃老荒唐謾語中。乃能推尊孔子。黜黃帝乘龍上天之事不載。而極老莊流弊。使與申韓同傳。可不謂豪傑之士哉。

李塗曰。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又曰。帝紀世家從二雅十五國風來。八書從禹貢周官來。

又曰。西漢文字尚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文終不失其為質也。

又曰。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惟長句中轉得意去。所以爲好文字。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秦觀曰。遷爲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况于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于義。而主于奇。則遷不爲無過。若以是非頗謬于聖人。曷爲乎有取也。

林駟曰。嘗考遷史之表矣。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攷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爲經。以子孫爲緯。則五帝三王皆出于黃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統可見也。六國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故齊康公之十九年。爲田和遷居海上。而書曰齊太公卒。且繫之康公二十年。康公既卒。始書曰齊。此尊卑逆順之正理可見矣。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之記。明職分也。又曰。嘗考遷史之書矣。封禪一書。固述帝舜以下也。正以著當時求仙之詐。平準一書。固述歷代也。正以

時征利之非於禮書則載孫卿禮論而不載叔孫通綿
蕞者以見野儀之失而古禮之得也于歷書則載古歷
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載太初八一一分之法者以見
太初之疎而古歷之密也

又曰嘗攷遷史之紀傳世家矣子長以事之繫于天下
則謂之紀秦始皇已并六國事異于前則始皇可紀也
項羽政由已出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
時政出房闈君道不立雖紀呂后亦可也子長以事之
有大于列傳則繫之世家夫子在周則臣道在後則師
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爲湯武在秦則爲陳
涉故以世家繫之蕭曹良平雖曰通侯而勲烈冠于羣

后皆社稷之臣則亦列于世家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
以伯夷居于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于淳于之
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于韓非別
異端也他如佞幸酷吏日者龜策滑稽貨殖游俠皆爲
當世而發吁有旨哉

黃履翁曰子長負邁世之氣登龍門探禹穴採摭異聞網
羅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斷之于五十萬言之下措辭深
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
肯少就于籠絡彼孟堅摹規倣矩甘寄籬下安敢望子
長之風耶

魯鞏曰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

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竒矣。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僞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

范祖禹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傳學善叙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

王應麟曰。班固謂司馬遷史記十篇有錄亡書。顏師古以爲此十篇者。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

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能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有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二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曰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畧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傳

斬削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剗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竝觀之。則雅俗妍媸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事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所藏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爲僞也。

馬端臨曰。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

劉因曰。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

馬子才曰。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逆。號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渚。含混太虛。呼

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嶷之芊綿。巫山之嗟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寃。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啞。高帝之嫚罵。龍跳虎躍。千萬兵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

陳傳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洪邁曰。太史公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

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及遂卒定。從而歸。至于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魯仲連見新垣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是數者重沓。孰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王懋曰。太史公每用卽字。如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

卽衡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其可將兵之類。此善用字法處。

王鏊曰。史記如伯夷。屈原。酷吏。貨殖等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又曰。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與屈原同傳。不載治安等疏。視漢書疏畧矣。蓋史記宏放。漢書詳整。各有所長也。

又曰。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荀卿傳。及公孫龍。劇子。尸子。吁之屬。衛青。霍去病。同傳。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間敘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漢書兩龔同傳。亦得此意。

又曰。太史公作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顛末。嚴安。徐樂。一書足矣。蔡澤傳亦然。

鄭一鵬曰。司馬氏豪材博學。世掌天官。漢興去古未遠。文獻足徵。故其書斷自軒轅。訖于天漢。上下三千年間。約爲五十萬言。成一家書。雖時有牴牾。然撮六藝之微言。弘三才之奧旨。奇而不譎。直而無隱。覈而成章。語一代良史。不誣也。

黃佐曰。昔孔子作春秋。揆綱常。察時變。明大義。遏亂賊。而

于王伯夷夏之盛衰。尤三致意焉。要在於達道以經世。亦當時爾也。及司馬氏史記繼作。不復存策書之體。若恣其意爲之者。無乃與春秋相錯迂乎。蓋遷生強秦之後。力政嗜殺。非軒轅之所以服蚩尤也。骨肉相殘。詐脅黔首。非夷齊太伯所以崇揖讓也。三五道法。銷蕩亾餘。庸置海寓于烈火。陳涉項羽出而民仰之。若時雨。故本紀則首黃帝。進項羽。世家則首太伯。進陳涉。列傳則首夷齊。律書則重兵械。於強秦則恐其亾之不亟。於佳兵則示不得已而用之之意焉。無乃逢時干戈以耗海內之故歟。不宗其景迹而宗其時義。遷蓋善學春秋者也。王禘曰。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槩。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美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與。

何喬新曰。粵自麟經絕筆。史學寥寥。司馬遷易編年之法。爲紀傳之體。上起軒轅。下終漢武。作史記百三十篇。揚子雲稱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如敘游俠之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差。可謂辨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是辨而不華也。敘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聚

粟漆竹以至籍藁給鮑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節以文。是質而不俚也。上自黃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採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楚漢春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爲之執鞭。其不虛美可知。陳平之謀畧。而不諱其盜嫂受金之姦。張湯之薦賢。而不畧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隱惡可見。

王維楨曰。遷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又曰。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旣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敘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鳳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是。雖遷史不知其然。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

何孟春曰。太史公文字。如封禪平準之類。極長。貨殖儒林之類。極短。長短各自成章。鵝脰不可剪。鳧頸不可續。

凌約言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于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竒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

茅坤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

又曰。按太史公所爲史記一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翺翔。倏忽變化。若一夫舞劍于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卽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蕩適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

又曰。列傳七十。凡太史公所本戰國策者。文特嫖姚。跌蕩如傳刺客。則聶政荆軻。如傳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

他如傳謀臣戰將。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呂不韋春申司馬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漢相間不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摹畫絕佳。而伯夷屈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感慨者尤多。故又別爲變調也。

又曰。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次匈奴大宛并郅都以下。文特精悍。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竝無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於劇孟魯朱家之任俠。於猗頓卓氏輩之貨殖。俱極摹畫。諸將中所最憐者。李廣之歿。

與衛霍以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歎。淮陰黥布之特將。樊灌以下之偏裨。詳畫以差。他如張耳陳餘。則感其兩人以刎頸之交。相賊殺。竇嬰田蚡灌夫。則感其三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酈食其陸賈朱建之客游。劉敬叔孫通之獻納。季布欒布之節俠。袁盎鼂錯之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議。石奮衛綰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鄭當時之伉聲。此皆太史公所漑於心者。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寫生者。春華秋卉。竝中神理矣。

又曰。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世。讀李廣傳。卽欲立鬪。讀

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養生。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也。

又曰。讀太史公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之家。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蜉蝣蟻螻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按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按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正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風

調之適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卽如班掾便多崖塹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十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敘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奧。惟毛穎傳則庶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王世貞曰。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文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睢諸傳。以已損益戰國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

落而多感慨。

又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又曰。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則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書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蒼藁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卽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

陳文燭曰。昔孔子作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明王道而辨人事。子長自叙及之。有意于孔氏哉。三代之道。若循環。周秦之間。文敕矣。漢興承敕變易。乃高祖一贊。不言其撥亂反正之功。而謂其得天紘。又仲尼尊周之意。若其文。萃乎如桓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比擬而終不可學。蓋其豪邁不羈。寬大易直。類乎其人耳。孰謂文章之道。止與政事通哉。又曰。楚石奢自刎而死。晉李離伏劔而死。子長附諸循吏之後。彼以爲立楚昭之名。正晉國之法。豈其身經蠶室。苦深文巧詆之吏。以循與之耶。孟子曰。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有所不爲。縱父過聽。兩入之心。必一死而後白。千載揆之。有足憐者。故重民命者。有司之先務也。柰何視如草管也。邳都寧成。諸酷吏傳。明著刑族以示戒。而子長之意深遠矣。

盧舜治曰。嘗讀太史公自叙其生龍門。十歲好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然後過梁楚以歸。固知其足跡徧天下。然後出其耳目之所矚。脣吻之所談說。以成一家之言。非坐而索之。無何鄉者。故其紀項羽。則于鴻門垓下。所以擁樊噲泣。虞姬者。獨得其嗚咽而歎歎。紀高帝。則于澤中沛上。所以斬白帝。

子狎故老歌兒者。獨得其神武而慷慨。紀諸侯表。能列諸國之形勢。如睹之掌握。紀貨殖。能籌大都之物產。如販之市廛。田單傳。叙其兵以奇勝也。儼然一飛鳥神師之頡頏。留侯傳。叙其計以智勝也。飄然一赤松商山之遙曳。信陵下士。真如蹠躐于夷門。孟嘗好客。恍若繾綣于幸舍。范叔何一寒如之也。喜綈袍戀戀於故人。曹參何不治事如之也。羨醇酒偏呼於從吏。淮陰侯之戰。拔趙幟立漢幟。雅譽其井陘空壁之雄。李將軍之射。飲虎石騰胡兒。盡書其鴈門飛將之勇。話田竇之過從。難於滿觴而膝席。灌夫之罵坐。誓於斬頭而陷胷。凡此類者。蓋得之神遊。發之神奇。正如鹿門先生所謂曩之所云。

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今之所云司馬子長者精也髓也。此爲獨得其解者也。雖然古之文章以奇著者。亡慮數家。莊生南華之文。玄而奇也。屈原離騷之文。怨而奇也。戰國縱橫之文。鬪而奇也。太史公史記之文。游而奇也。持是以賭古之作者。庶可以語於奇矣。反是索之。茫如探之。冥如猶之乎。南其轅而走鄒嶧。北其面而向九疑也。鮮不至於眩且惑矣。

讀史總評終

附 短長說上

王世貞曰。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表。曰短長。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叙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脩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託以撰者。余惟其往往稱嬴項薄炎德。誕而不理。至謂四皓爲建成侯僞飾。淮陰侯母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四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澨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爲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爲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尤

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爲章華臺。而疆內叛之。天下不哀。客胡諄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亾。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陳以夏徵舒。鄉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隣厄。誅不庭。汲汲乎亾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爲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羹。躡朱方。兵力所及。亾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縊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替師乘魏虛。而取睢澨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澨

而媾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強王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欲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王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袖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醜。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陽疆。以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醜也。爲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爲其鈞淫也。張儀之毒也。甚於醜。而其鈞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之何也。

楚頃襄王獵於濠而樂也。觴群臣而命之監曰。醉廼解。客有來謁者曰。請須臾。曰。毋間。遂酒之。敢問客何業。曰。臣不肖。

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賈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聞之夫子矣。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報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有馮李役也。王夫差因以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勾踐於會稽之臺，而弗誅也。為其稱臣也。王勾踐因以夕枕薪，晝茹膽。而令于庭曰：勾踐而忘會稽之耻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也。夫差報親而赦也。勾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親，臣未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駢謬也。夫函關之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為疥癬也。置之均已。王面赤趣罷獵。

辛八子使其豎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憚君所悉也。惟憚日夜不忘齧齒稷，異日安能頰首而事之。今憚幸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申生之胙，而懼大臣之以遠證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為壽。儀曰：諾。他日見昭襄王，王曰：憚之治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生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不易也。其西南為羅施鬼方，其人若猿獠，若盛又若佞，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淬於刃血，濡縷立死。其食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即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隕月不敗者。為蟲百狀，與虺變構，是不可滅而致也。士曰：先生何以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質者也。居

歲餘而蜀侯恽以山川之胙來致餼王將嘗之八子曰是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即斃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穰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不敗肉也夫申生冤恽獨不冤使司馬錯賜之劍蜀侯恽與其夫人皆自裁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爲從也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爲衡也夫天下之精爲從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爲衡也無間而起其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害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

可也

毛公爲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之鄉有火於鄰者炎苑燼移折采窟勢必逮及其長方醉臥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衆斟水柯斧而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包魏於膏肓之間必不亡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冀因夏水決滎宿胥之口而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偃然託吏民之上一日得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視

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母乃以魏為貨乎。信陵君知
 誅貨魏者耳。不知為大主將也。王謝曰。請徐思之。次日薛
 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信陵君日夜悲
 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駕也。信陵君之客三千。
 人人捩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而輕社稷功。思以頸血汚
 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大王之兵符在臥內。而客取之。
 若承蜩。王謝曰。敬因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瘠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
 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洧
 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
 人懼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

析曰。安之。必無他買。今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
 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為燕謀齊也。燕師劔騎劫。砮七十二城。復去燕而
 為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失箸
 不知所擇。馮驩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乎。孟嘗君曰。微
 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曰者。吾不能事宗國。顛越於位。又不

能備御圍之役。以為都邑。憂其能免於嗣人之罰乎。事秦
 秦吾憾也。不可以再辱。楚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
 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驩曰。吾何患焉。吾請為君。三東
 其客。而薛席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
 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二往而齊。請固盟。

乃屬其客勝賢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髦我前王之託而以齊市燕今又中立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掃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賢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干仞曰四仞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如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鬪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媾於二廷更請以十萬塞其救道安平君不憚曰子策之善今

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謹乃使以二乘為秦裝也者而間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毅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雖然不毅不敢以怨也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以一乘為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曰者君去趙相寡人心怦怦焉懼辱其社稷以為先王憂君幸不得志齊敢虛介弟之位與邑以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一乘為楚裝者夜請鑰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使客董之繁菁若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間謁曰

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曰。不知也。董之繁菁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爲薛公。曰。淖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雖然。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子之吏士與齊。故臣嚮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維之東。奄姑攝。以爲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爲外疆。以界齊。江漢之漕。惟其腴。都五倍薛。而酬君何如。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而圖之。安平君矍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魏之甘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拊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爲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止。何安平君寘相印兵符於臥內。而且失之。懸賞百戶以購。孟嘗君使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爲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瀆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爲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爲王

車而御之。既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耄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爲無道，蠶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掃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鬪亦死，降亦死，等死鬪什伍乎？而秦之疆兵傷過半，天下之爲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缺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爲趙坑四十萬人，又爲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

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可伐。鞠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覲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覲在燕者也。胡以不覲秦？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爲之屏也。夫燕攻趙而不勝，趙燕且爲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攻趙即勝之，是瘠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即勝趙而舉之，得齊國而徹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即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鄢郢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

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旦夕之
爲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郢代之敗。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單輜重千有餘乘。聞之。
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爲王。而爲穰侯。穰侯
相三十年。不爲秦而爲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僂而
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
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
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筭等耳。齊晉強而宋弱
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
襄之世。東盡嶠夷。而邑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
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爲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

東山之狄。以大啟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關
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散遺也。然則爲晉。獻齊。釐襄之所遺
者難。而爲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
齊。爲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
爲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馘暴爲。入北宅圍大
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
爲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二憂韓魏。趙
則穰侯爲殲其衆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
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
而拔鄢鄧。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
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

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為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為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躡之餘。不敢不悉發。謂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吾蔽也。不救魏。魏必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喜曰。吾聞王斲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朱亥曰。不然。公子不覩夫群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負嵎。以其角勁外而尻內。擻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嚮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國。帥曰。唯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為長。進

帥曰。唯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為長。進

退之節孰爲之金鼓也。利孰行賚。不利孰行鉞也。請得一
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主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
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爲瑛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
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扞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
其整。魏趙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爲十覆。以待戰
酣而四躡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遂
大破王齧。抑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無如
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也。公
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間。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而無可
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師之西。而格
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擯爲我。不敢比數於
諸侯。晉恒以爲權於天下。有魏而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
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自貶爲藩。不敢比數於諸侯。
秦恒以爲權於天下。晉一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晉後。
約韓魏而臣之乎。可以西却秦。南爲政於齊楚。魏王曰。惡
是何言也。君晉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
曰。臣固知其不可也。爲從之不固也。君亟斷河內。毋使函
峭游士之軾入境。而媾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壁
而南。託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壁而東。託於齊燕。
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晉而秦不立。
細哉。從衡之利害。剖也。請燭照。然先王之君臣。不察朝暮。

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恠以君王問晚矣。魏王曰：善。

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晚也。乃僂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服游渚，豫且得之，束以網罟，旄柳鈎乎喉吻之間，霜刃垂飛於織鱗，鼎灼波湧。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愍之，脫衣以贖，放乎清冷，鼓鬻揚鬣，倏忽變化。兩澤四裔，垂頷之珠，報漁者乎？報賈人乎？王曰：賈人哉！客毋爲隱也。賈人因是以裏刃，鋸龍之首而擬鱗龍，則無異於鬻漁者。彼謀彼之謀，吾爲吾之爲而已。文信侯聞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剪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隱者，跳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且夕亡，先生乃幸肯臨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精，而法於吏將帥，虺猛好謀，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疲數日，固也。數愈勁，袒裼赴敵，左搯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楚王瞿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爲狐狸鼯鼯之暴也。思豹牙而羆爪者，逐之。羆豹因是以齧齧人，思又爲狡麇若駁，逐之。狡麇駁因是以齧齧人，甚毒發矢，巧中筭，三尺之童得而脯斃之。諸國羆豹也。秦則狡麇駁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也。此

欲得所爲得之。其蜂目長準，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爲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君，得所欲爲得之，能無從吏君哉！其士卒袒裼赴敵，左搃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此自欲得所爲得之，爲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亾乎？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密肌，以且寄息者，非以春秋寄息者也。

荊卿爲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峭滑之衢而候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爲謀秦王者哉！奈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荊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

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讎首獻，願世世稱北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爲子籌策之。十一。夫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拚二晉，郡縣之，兵且暮度易水，太子爲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讎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讎首焉往？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爲曹沫所爲，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爲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

王秦之易王也。如反掌。而因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主語泄。秦王之遽然怒也。兵必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蠱毒。其吻。荆卿跽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母也。子行而獻欲地。讎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繇五原。躡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掣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亾秦必矣。子爲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

既別。謂秦舞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泗求之。不獲。盡斫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固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縷。而色飛。九州之山川民物。都會怪瑋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而器之。皇帝曰。惡。爲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鈎之喙足矣。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毀也。昔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陛下易火德而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傀俄。萬世師秦。唯鼎是周。令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爲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

秦始皇既昭二周平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猶稱國也朝而當奪而秦王不省也居數載丞相弗悅之懼而輦其重以黃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車府令高而祈存焉高謝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撓且吾何得之丞相姑待之居無何烏裸以虜之馱馱百足橐馳十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甌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上夕者按圖而不懌也曰衛蕞爾邑而尚稱君以亂我制丞相其謂何丞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獨衛邦令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爲庶人邑其地始皇讀而疑忽沸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以我封侯也謂侯賈而我崇賂也下書切責丞相丞相久不言衛今胡言衛耶丞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衛君世世爲秦臣其職貢不乏寧若六王之挾王而衡我其食封勿奪丞相以咎高高曰非誑也上諱非其指且不私衛而私侯丞相乃悟竟始皇世不敢言奪衛

盧生等將就坑搏膺而嘆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詛諸孔子監者曰叱嗟生惡無罪主上旣以焚孔子言而召諸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糜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吏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實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侯不與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緝秦於西夷。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阡陌。平賦稅。上首功。別男女。秦以富強。天子致胙。三晉賓服。啟秦者商君也。商於之邑十五城。南面稱寡人矣。然而車裂於澗池之市。而民不思。先王之困於趙也。若莛豕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礎蓋之上。又挾秘而超諸公子。玉麟之符。剖而長有。社稷。今皇帝得託體焉。啟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戶。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則不然。躡屩而見王。緩頰取相。功不過行間。益疆不得志於天下。鄭郟而杜門。蔡入而辟印。沒齒之年。猶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報。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

齊君建餓於共松栢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夫非君也。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又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其亾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弗悅曰。而主塞西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奚問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寸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海乎。敢以秦民之故。徼惠於陛下。秦王按劍

而叱曰。御史出之。毋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十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大王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梁肉。獨不念松柏之間。餓者。齊豪曰。嚮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秦法在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君臣變。則行路哉。乃間行謁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死。

子嬰當立爲秦王家臣。韓談見焉。仰而賀。因俯而吊也。恠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廷尉言。罷封建。諸公子亾湯沐之奉。夷於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公子。僂咸

陽十公主。斫死杜。公子高。雉經於墓。盡先皇帝之遺。毋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超賤離死。拔上萬乘。雖然大王爲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今不爲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廬若礪。環衛若螳。而咸陽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縛鷄。况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柰何。子吾身也。曰。無傷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稱病來丞相高。而與子刺之。

短長說上終

附

短長說下

項王晨朝諸大夫。韓生見曰：「大王有意幸關中，關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失也。」項王默未答。亞父曰：「善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笞播天下，固萬世業也。沛公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負隅而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言大王乃肯王關中，灞澠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拔甲焉。不佞臣之餘，敢請其羨。」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大王之所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北，為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十萬人。」

二十萬人之爲父兄若子弟親戚者幾何。曰：不可幾也。公慮百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爲武信君。乃起嘆曰：嗟！夫君之不蚤計，良也。今幸乃遇良爲武信君報也者，則爲秦師報也者，其懷刃而欲刺大王與君之腹，專矣。大王之卒四十萬人，其從諸侯王而國者三十萬人，則王卒十萬人，不好去鄉者十之八，則毋跳而留衛王者十之二矣。夫以一萬之卒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兢兢焉而計其隙，即灞澹之旁，美田宅園圃以億計，君安得長絃之乎？夫使烏獲酣寢，十其仇，褻短衣而環侍，即毋烏獲明矣。項伯曰：善。入言之。項王曰：客有稱新城之役者，官其室，俘其人，寢食其其惴惴焉。項王曰：亞父亟請之，吾非忘之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生復流訕，乃烹韓生。

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於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爲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漢欲大王殺義帝以爲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大王固先厭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木蠹膚者淺蠹也，蠹衷者全蠹也。臣不肖少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間也。始用應侯，筴走信士，日夜輦而之函谷之外，以害脇諸孱王而相之，毋事治事，練卒務以東折符，南詈敵而北肆兵，而歸重於秦，偃然而

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爲未也。夫吳冠而越吟，人得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日夜輦黃金而走函谷之外，以隙乘諸幸臣而誘之，而後天下之權十全制也。諸孱王各賢其臣而不疑自，魏無忌天下之賢公子也。收五弱挫強，驚於崤澠之外。秦因晉鄙客而問之曰：是陰王乎？公子卒謝病免。角尉文君上黨之阨而未快志也。又使藺卿之舍人間於平原君曰：此夫易與且降矣。獨畏馬服君子耳。馬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四十五萬人，武遂之役，秦難李牧也。則以郭開問曰：牧爲壽，插匕首行弒也。趙王信之而洩亾。燕王不欲誅太子丹以媾，代嘉爲秦間曰：秦欲得太子丹頭而飽，無所事燕也。丹頭獻而兵朝度遼水之上矣。五國兵而齊懼亾，欲從。后勝爲之間曰：齊謹秦，秦不忍以尺刃東嚮也。齊不備而王建餓於松柏，而後知后勝也。是何秦之巧而六國之拙也。故用間難也。因間易也。雖然猶未盡易也。自夫英主鮮幸而間則破也。若乃處骨肉之地，當肺腑之任，休戚均焉。而旦暮爲敵間，如伯者此全蠹也。雖英主不得破矣。

亞父旣謝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刺刺，唇燥吻涸，淫火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徬徨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澡之，以卯祓之，祝之曰：玉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爲楚卜曰：兵庶幾戢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

其兆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悅。曰。卜師前。卜師乃前。蹠曰。下走愚不敢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為筴誰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之敗於雍王也。君侯柰何不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復弗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餒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亾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剗項封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

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王一言之而衆刃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僂秦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僂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王而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君。而皆以鬪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內外。若朝官者大而不可訓。其離宮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予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入關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籍令漢王與卿子偕而北也。我君王之入關也。我入關秦且

折而楚漢王與卿子敗敗而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而遽有秦閉關以扞我是漢先倍約也非君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兩置之且君王細紀之僕靡一西人焉而皆楚卒也誰能無楚思卜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且爲右焉雖然義帝江之役其真盜乎抑有以受乎君侯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心亞父不能答夕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漢王欲媾楚以請太公不得客有侯生者感軻勝孿淚目泥耳前仰後俯衣褐因謁者見曰臣請爲王媾楚漢王叱曰而胡言之易也謀若良平辯若隨陸弗敢任行而胡言之

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公耶請太公也而以輕絕天下士何也令臣必貌見王王必貌取人則胡不以將張蒼而將韓信王曰善子先之富貴且共之侯生遂東見項王曰漢王之使陪臣來謁媾未畢項王按劔疾聲若霆霓曰季不欲得父耶欲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令豎儒來調迺公也趣鼎提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爲大王英雄也乃今知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也曰漢王誠欲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欲得太公也大王之王漢王也漢王如不聞也旣王漢因以王漢爲大王罪曰負約而愚天下江之役漢王如不聞也義帝死乃以死義帝爲大王罪曰弑君而愚天下鼎之問太公且

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必太公死，乃以是爲大王罪。曰：殺吾父，弗義。請與天下共報之。大王幸赦太公。漢王語塞，請和也。漢之君臣相與謀曰：吾遣丞相何往？齎金帛稱臣，割地以求太公。楚王必喜而予太公。予太公，吾母以爲兵端也。乃定使臣烹，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夫決謀之謂英，立斷之謂雄。大王勇拚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敵以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以直予漢，則母若以曲予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利焉。漢王嘗與寡人約爲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以庶幾息有元元。漢王內逼親外逼名，必不敢畔楚而構禍於天下。項王室劔歛膝曰：快乎！先生之言如發矇也。禮太公使侯生御

而歸漢。漢王大悅曰：此辯士所居領國。因封侯生平國君。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酗酒嫚賢，以干天罰。惟我兩軍迫於克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寔帥群盜而請啟行。爰錫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爲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遏劉全師。季得抵間，以入崤函之險，蹈空解理。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鬻寡人以奸而距曉關，義帝一介之使，逆門不內。寡人以爲討寔，搃其尾。寡人寬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臣，瓜分天下，寡人亾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玉息肩。季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衷刃嚮德，飭撫浮憚。

汙穢寡人。黃鰲其下。嬴秦爲毒。屠割寰宇。十世之殤。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侯王吏民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官。厥亦有孫子臣士。痲胃疾首。鬱爲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嬰之慘。惟義帝之暴。終以待衛不虔。爲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聞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大故耶。季又聳諸田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廼有泗睢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跳劫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廼有滎陽之役。季又不習于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拚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爲鬼爲蜮。爲蝶爲螟。寡人欲有肆焉。爲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王大夫吏之不寧。季幸且赦寡人。夕改圖也。盟季父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季踴躍稱報。世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寔聞斯言。餘腥在齒。復謬聽一二儉壬。稱兵固陵。矢鏃未交。烏潰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帛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棄父不顧。其何有于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敝。足以一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竄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扈輒偃而請吊曰。嗟夫大王之以身託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役夫耳。非六國素貴衆附而暫失職者也。大王游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沈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也。大王之功。獨有徇魏下昌邑。絕楚糧道。間給軍食耳。非有齊王信略定之助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獨偃然南面而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恫喝而不應也。漢以勝楚捐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翩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爲梁而來也者。漢焉得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大王

王盍謝梁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嘆喑不忍辭也。後竟有雒陽事。鍾離將軍辟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弗納。鍾離將軍恚且自剄也。騎無詭謂曰。請爲將軍嘗之。乃入拜賀曰。大王行千金報漂母。又濶略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天下之士靡不南向馮軾而入楚。以得奉大王布衣之間爲幸。大王之英風薄海外。今者門有一鍾離將軍。自言與大王有連也。楚王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雖然。垓下之決。田王亦既辭梁王而之。嗚矣。願鍾離將軍之事田王也。曰。德德者常也。德德者變也。然而厚也。德德者薄也。大王既以幸寬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王再用變而後居薄

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捐相印而與之間行。亡命鍾離將軍。怨不勝魏齊。漢暴不勝秦。而大王之賢遠過虞卿。幸毋以他卻也。楚王曰。固也。鍾離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眇眇之身。不足以殉什方侯之璽。漢皇帝腐心而授之。為其功大也。漢皇帝必不忍以大王之匿。鍾離將軍掩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渚。折蘆之炎。亦足以藏鍾離將軍。而無寔。楚王曰。諾。請見之。

漢之五年。封英布為淮南王。出而有驕色。隨大夫請見。不拜。曰。幸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大王者。獨項王耳。項王滅

獨大王在。漢之諸王。楚王信最貴。大王次之。其諸南面而王者。固皆鴈行。弗敢先也。雖然大王之所稱功烈于天下者五耳。初。渡江。振武信君之弱而起之。以破秦。嘉景駒軍一也。以二萬人北。殺邯離之銳。而為軍鋒冠。二也。坑秦卒二十萬。以快諸侯。三也。取間道。破函谷關。以與大兵會。四也。又與衡山臨江王為。柳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弗與也。其一功。為楚窘漢者也。其二功。又豪傑之所腹誹也。大王以九江歸漢。龍且來見。討弗能距。固陵之役。在軍。軍不能勝。今徒以一歸誠。故而偃然而當。列城邑之封。又以驕色御之。臣恐漢慕之士。自執圭而上。皆得持功籍。而與大王差計也。淮南王謝不敏。曰。孤之獲有此日也。大

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爲大夫壽。隨大夫辭而去之。曰。吾以爲淮南王功也。是吾且代淮南王禍也。吾弗敢受也。

高皇后謂鄼侯曰。相國來。帝討叛豨。託君以老婦弱子。胡媮自遂也。鄼侯免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之寵命。不有寧也。后曰。吾三使使問軍中事。而三不答也。意者憂不在外歟。夫淮陰侯。感項之勁也。而中廢意快快。吾甚憂之。其反也。老婦請厲襪。盍而爲君先。鄼侯曰。臣聞之。決癰者。虞其咽。淮陰侯。功臣也。主上未有命誅之。臣懼挑禍也。且臣老不足以任大事。鄼侯趨出。辟陽侯見曰。臣異日得侍后。未見不色懌者也。今者乃不色懌也。母以臣委弱歟。后曰。

否。吾欲甘心淮陰侯。相國不與也。辟陽侯曰。相國文吏易。搃臣請徵之。出見鄼侯曰。下走不敢從。百執事以見。竊怪相國鮮食惡寢。中若負隱慝。胡憊也。相國謝曰。無有。曰。不佞得從良家侍環衛之列。唯是一二語與聞之。日者皇后朝罷而嘆曰。老婦諄過言漢中之帥。誰壇而拜者。得無生語泄乎。吾母子不食新矣。鄼侯大恐。色變。入請死。遂謀誅淮陰侯。

冒頓爲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

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宇宙。超三五。乃無故而飭愛女。以為匈奴御。得無貽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卹。而手鐫之以死。何有於婦父。冒頓之有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于冒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忍吾大父。而弗忍外大父也。不然而以十萬騎入塞。牧日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寓牧焉。奚辭扞之。上曰。虜貪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冒頓餌人者也。非為人餌者也。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閼氏子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遽老昏哉。而我乃用彼之餌。入而餌之。上不聽。入官以語呂后。后大啼泣曰。妾唯一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乃歎曰。唉。而之。不欲棄女。匈奴也。晚矣。則胡以磔淮陰侯也。

高皇帝謂群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夫三武安君孰賢。陸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君秦不假尺箠寸兵。一介之衛。緩頰而鼓燕厲。趙懌楚靡。齊膠韓魏。而西脅秦。天下之權。舒縮三寸之舌。佩金者六。此豪達之極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男女獲老。此慈惠之宏覆也。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舞陽侯曰。不然。武安君起賢。白起將而摧韓魏。伊闕安邑。華陽陘。城野王。趙上黨。楚鄢郢。首虜

百萬城大小二百。自蚩尤以還。未有績烈。若是偉著者也。身死而秦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曰。因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因。勇也。秦因怯也。以關中吏士之勇。即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勝也。以六國之怯。即非秦誘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牧賢也。夫武安君當衰季之趙。厲殘傷之卒。北摧虜。西遏強。羸若拉朽。然反弱而見強。反負以要勝。牧存趙存。牧亡趙亡。臣故曰武安君牧賢。帝曰善。夫季將軍之言將矣。

建成侯為太子謂留侯曰。君故為主。上時時秘謀。今數欲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為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萬歲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踈而計親者拙也。位賤而

圖貴者詩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夫以踈賤幾棄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切曰。雖然為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者老矣。皆以為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能為太子致之乎。為太子致之而見之。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璧四雙。安車四乘。以太子書。繇商山而道披箚。貽四皓曰。寡人之竊寤寐高誼久矣。屬卒卒無燕閒之間。不敢以身過。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鸞矯鶴舉。游於空外。糠粃萬乘。草芥窮

顯使海內傾響而慕聲。且以秦皇帝之強。播六國王。而不能以寸組。被四先生。以項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勝四先生。寡人則何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箠。而共掃除之。役無不爲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巢許。故巢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遜足增華於堯舜。是故其入箕。渭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而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盤石於齊。施於孫子。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而廢師尚父。四先生有意肯幸臨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即不厭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被施。萬代若新。豈不快哉。四皓委髮。蛇臥。詳憊不屬。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

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侯曰。子爲之號。鶩於市。而曰鶴也。其曰非鶴。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鷓於市。曰鷓也。其不即以爲鷓。而訕之者。十不一也。夫鶴恒見。而鷓不恒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抵掌而談。南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

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敖沛。權甚已。而酒見群臣。佞謂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鄼侯曰：堯舜。帝不懌曰：相國過諛吾。吾焉敢望堯舜哉。鄂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如堯舜。即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冑也。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籍。其不如一也。嬴項之強。難爲力。故百倍水焉。堯使禹治之。九年而甫畢。陛下五載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甸。不千里而近。今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

共工。鯀驩兜而僨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動若響應。其不如四也。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諛也。帝大悅曰：雖然。請舍是而儼我。鄂君曰：秦始皇哉。帝怒甚。按劍而叱曰：賢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我。鄂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可。然愚者任目覩跡。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得舉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郡縣。湯沐之奉。大於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太尉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冀宮象天闕。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爲黃屋左纛。千乘萬騎。陛下之旌旂鬱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

酒陛下好酒。始皇之誅韓趙灌魏鹵趙斬燕滅楚囚齊兵不留行。陛下血濺水而跳滎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城。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卑賂以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椎而正襟。始皇之世。六王之裔。脇息黔首。陛下不能使臧荼黥布之母反。始皇之世。翦信終牖下。而陛下不能使韓彭之母族。繇此言之。陛下殆不如也。帝默然良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君之規。

高帝崩。曲逆侯畏呂頹之讒也。舍軍而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請得宿衛。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居久之。曲逆侯爲人長白姣。

麗時時與辟陽侯審食其並宿衛。其美踰辟陽侯。即辟陽侯亦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數目屬之。勞賜餐饋。上尊相繼。曲逆侯心恐。乃使其舍人謁辟陽侯曰。陳侯敬使使謁君侯。敢布腹心。陳侯雖幸蚤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僭君侯。惟是長信之目屬焉。懼一旦之失身以爲君侯憂。帝長矣。無所事傳。侯請得辭宿衛爲外臣。辟陽侯心然之耳。且又多之也。曰。是能讓。乃請問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后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託肺腑。今其傳人主也。十日而不洗沐。蚤起晏罷。若忘其有家者。辟陽侯起避席曰。曲逆侯之爲忠臣。天下莫不聞。然其美麗也。少而有佚行於嫂。天下亦莫不聞。今臣幸而得侍宿衛。以貌寢故無譏者。

以曲逆侯之萬一而波及臣也。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憚曰。若貌曲逆侯耳。吾何有也。爲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國侯右丞相。而曲逆侯爲左丞相。

賴陰侯爲大將軍。東擊齊。齊哀王貽之書曰。高帝提三尺劍。誅暴秦有天下。寔賴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剖符定封。以故湯沐。世世勿絕。唯是庶邦兆民之供。與君侯二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誅僂懿親。剪滅宗社。弗神其鬼。白馬之盟。蔑焉。以王諸呂。君侯及二三大臣寔與聞之。曰。委曲旁迂。以濟大幾。今少主非先惠帝遺體。跪跪負乘。祿產寔鑿其牙。旦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區。非敢以與宗廟大策。唯君侯與二三大臣。是希以徼惠於高皇帝。今

者嶠函之間。有兵師焉。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信也。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聞之先王言。雍丘之起。君侯寔布腹心。高皇帝創羸掃項。百十鄰死。以有今日。爵列通侯。位至二事。君侯所鄰死百十。且富貴者爲高皇帝耶。爲呂后也。今幸社稷之靈。呂氏倒持太阿。以授君侯。君侯不蚤定計。即不諱。與二三大臣何面目見高皇帝於地下。賴陰大慚。詫曰。此嬰之日夜切齒而腐心者也。敬與齊王連和。

淮南王之推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擅僂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屬司寇。而寬之。敢謝不法。太后

日。帝母忘高皇帝耶。日。何敢忘。日。帝亦知呂后之人彘戚夫人乎。日。知之。日。高皇帝而在也。其能無人彘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何罪。其速賜王冠。

短長說下終

